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太平天日》與《啟示錄》的對應關係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ZHOU, Weichi |
| Publisher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 Rights |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
| Download date | 2026-07-05 03:24:09 |
| Link to Item |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07 |

《太平天日》与《启示录》的对应关系*

周伟驰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上帝教是一种民间宗教”或“上帝教民间宗教化”的观点流行。本文根据对太平天国早期重要文献《太平天日》的文本分析,指出上帝教深受圣经尤其《启示录》影响,上帝教是基督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基督教异端教派或新宗教。在以往对上帝教的研究中,尚没有人注意到《太平天日》——尤其描述洪秀全“丁酉异梦”的部分——在写作中吸收了《启示录》的诸多形象和 basic 思想,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本文将揭示出存在于《太平天日》和《启示录》之间的对应形象、词语和思想。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洪秀全“丁酉异梦”的不同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平天日》,以及该书的写作背景。第二部分则分析《太平天日》与《启示录》在形象和用语上的对应,对洪秀全一些独特的神学观念,如神魔之战、天父、天兄天弟、天妈、天嫂、天妻都做出了来源上的揭示。第三部分则考察《启示录》的千禧年主义、弥赛亚盼望对于洪秀全的影响。作者表明,在太平天国形成

* 本文初成后,曾就关于圣经的理解部分请游斌教授和张晓丹博士过目,得到有益的批评和建议,笔者表示感谢。当然若有错误,笔者仍自负其责。

和兴起的关键时期,《启示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太平天日》;《启示录》;丁酉异梦;千禧年主义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aiping Heavenly Sun* and Revelation

Zhou Weichi

Abstract: In Taiping Rebellion documentaries, *Taiping Heavenly Sun* i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book which recorded Hong Xiuquan's 1837 vision in detail,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Taiping rebellion and its Christian character. The author reveals that, during the writing of *Taiping Heavenly Sun*, Hong Xiuquan referred to Revelation and borrowed many words, images and themes from the latter. At the same time, as a literal interpretator, he misunderstood some words and images, and formed a new Christian sect (heresy) or new religion. In the forming of Taiping rebellion, the Bible, esp. Revelation, had great influence on its ideology.

Key words: *Taiping Heavenly Sun*; Revelation; Hong Xiuquan's vision; millenarianism

《太平天日》及其写作处境

太平天国文献中谈到洪秀全“丁酉异梦”(1837年大病中升天异象)的不少,如1852年的《奉天诛妖檄》,1853年的《三字经》,1854年的《御制千字诏》,1861年洪仁玕的《诛妖檄文》。^①洪秀全

^①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137、548、734页。

早期著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对于“丁酉异梦”,只有《原道救世歌》中提到了一句:“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①但洪秀全的大病和异梦在他的亲友中广为人知,因此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一些报导和补叙。1852年洪仁玕向韩山文口述的《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即《太平天国起义记》),^②以及1860年《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③均以旁观者身份“见证”了洪的异梦。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见罗孝全时,亦曾向后者叙述其异梦。罗孝全曾在1847年3月27日给友人巴克(W. Buck)的一封信中提到洪的异梦。^④但很可惜的是,罗孝全没有提到异梦的具体内容。

最早详细报道异梦内容的是《太平天日》,它写于广西上帝会时期,时间是戊申年冬(1848),即金田起义前两年,刊行于1862年。^⑤《太平天日》的主旨是从神学上表明洪秀全君权神授,其革命对象则是邪神及其追随者。它前面一部分说到洪秀全的“丁酉异梦”,后面一部分称洪秀全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后,外出传道,与冯云山等人建立上帝会之事,堪称“洪秀全早期革命史”。

《太平天日》跟同一时期写作的《天兄圣旨》有文本互涉关系。《天兄圣旨》卷一开头称戊申年(1848)九月间“天兄下凡”时,已在“提醒”洪秀全天父的样子、天妻的存在及洪秀全以前“同天兵天将战逐”妖魔头的记载,^⑥显示萧朝贵与洪秀全在“共享”或“共同创作”一些知识或“记忆”,而同年十一月中下旬天兄“下凡”时,萧朝贵已提到他同天兄上天时,皇上帝说洪秀全“从前登高天

① 《太平天国印书》,第13页。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载《太平天国资料》(六),第840-843页。该书1854年出版。

③ 《太平天国印书》,第709-715页。这本“见证书”经过了洪秀全本人的修订。

④ 《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辑》,载《近代史资料》总86号,第58-59页。

⑤ 《太平天国印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

⑥ 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页。

是从东方这条大路”即同一条路上天的,并提到鞭打孔丘、洪秀全天殿、天妻、天嫂等事,^①这些内容与《太平天日》基本吻合,显然在这时,《太平天日》已确定了“丁酉异梦”的基本内容,萧朝贵对它只是加以复述。

就原始性、真实性和重要性而论,要考察洪秀全之异梦,就要从分析《太平天日》入手。但《太平天日》已经是洪秀全根据他对圣经尤其《启示录》的理解、上帝会当时的现实形势而对十一年前的那场梦的重新发明和解释,已经历了“圣经化”,即“启示录化”,那么,这一过程体现在何处,有何特色呢?

1848年广西上帝会经历了大变,先是3月“天父下凡”,接着是9月“天兄下凡”,实际创立者冯云山“退居二线”,地位降低。年初洪秀全去了广州,“天父下凡”时他不在场,“天兄下凡”时则在场,人已在广西。洪秀全早在上年罗孝全教会时已学习圣经三个月左右(罗孝全是基要派,注重字面解经),现在无疑手边也有了圣经中译本(郭士立本),以及一些传教士为宣教所写的小册子,^②因此他会根据已有的圣经和基督教知识来判断、指导天父、天兄的这些言行,同时也对自己十一年前的“异梦”做出“回忆”和“解释”。在他对“异梦”的理解中,无疑《劝世良言》和圣经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出,就洪秀全首次以书面语言最详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的异梦而言,这两本书一方面为他提供了一些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更指引了宏观方向。而作为《太平天日》思想核心的“神魔斗争”、“斩邪留正”、救世主与天国降临,在圣经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是《启示录》。事实上,我们将看到,《太平天日》在很多

① 《天父天兄圣旨》,第6-11页。

② Eugene Powers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Octagon Books, N.Y., 1972, 45-47.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1848年下半年创作《太平天日》时,洪秀全手头已有圣经无疑。

方面(内容、主旨、情节和结构)都存在着模仿《启示录》的现象。当然《劝世良言》也反映了传教士的“上帝—撒但”、“上帝国—撒但国”^①相对立的思想,且大量充斥着对作为“撒但国”表现之一的中国偶像崇拜的贬斥,但归结其思想来源仍是圣经。因此,下面的考察将在援引《太平天日》的《劝世良言》来源时,集中力量于《启示录》对《太平天日》的影响。^②

《启示录》作者传说是使徒约翰,亦有人说是长老约翰(John the Presbyter),亦有人说是使徒约翰的门生;或写于罗马皇帝图密善后期(Domitian,公元81—96),其时罗马正在迫害基督教。作者对敌基督者、迫害基督徒者充满愤恨,盼望基督快来,战胜并惩罚迫害基督徒者和拜偶像者(罗马奉行多神教,且强迫国民拜皇帝为神,基督教因不拜皇帝而受到迫害),奖赏殉道者和拜真神的基督徒,因此通篇都是“神魔斗争”,充满复仇之心、刚烈之气、暴怒之象、血腥之境,而对圣徒最后归宿“新耶路撒冷”则充满美好想象。《启示录》融合了启示传统、先知传统和使徒书信传统,以神魔斗争纵观人类历史全局,试图揭示在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的对抗背后,实际上是撒但和上帝在斗争,上帝必胜,撒但必败。基督和

-
- ① 梁发受米怜和马礼逊影响很深,而马和米都是第一代到异教国家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他们对异教及异教文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视异教文化为“撒但国度”是18世纪末兴起的新教现代传教运动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在“现代传教之父”William Carey的代表作中可看出,见氏著*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 <http://www.wmcarey.edu/carey/enquiry/anenquiry.pdf> (2011-2-14)。相似文献比比皆是,此处不枚举。
- ② 牟安世在其“洪秀全与早期基督教思想”一文中引用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关于《启示录》的看法,来理解洪秀全的“地上天国”,认为洪受到了《启示录》所揭示的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包括阶级斗争、宗教复仇、公有制等。牟先生受到当时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且没有对《启示录》如何具体影响洪秀全做出文本分析。见牟安世:《洪秀全与早期基督教思想》,《学术论坛》1986(2)。

上帝一起,和他们的信徒(圣徒)一起终将获胜。^①当代基督教学者说得比较温和:“这卷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说明罪恶和迫害终将被战胜、苦难和伤痛在新耶路撒冷中不复存在,对处于苦难中的基督徒予以鼓励。”^②实际上《启示录》中的上帝是愤怒的上帝,跟《旧约》中的耶和华相似,而其基督也是万王之王,是复仇者(对迫害者来说)和保护者(对信徒来说),跟《新约》中那个宣扬爱与和平福音的基督有很大出入。^③

1848年的广西上帝会正处于清朝官方的迫害之中,社会上也灾象频出(天灾人祸会党海盗土客械斗),上帝会本身也在急速的发展变化当中(真伪先知均有),洪秀全准备挺身而出称王,^④用暴力“斩邪留正”,其历史情境与《启示录》十分相似,洪秀全对于《启示录》自然会留意。

《太平天日》与《启示录》的对应之处

下面分析《太平天日》中与《启示录》相对应的形象、词语和主

① Jean-Louis D' Aragon, "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Vol.II (ed.Raymond E. Brown, et al),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68. 467-471(下同)。现代《启示录》的解经著作非常之多,较有影响者可参见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0; *The Interpreter's Bible* (vol.12), Abingdon-Cokesbury, Nashville, TN, 1952。较新的有: Brian Blount,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Kentucky, 2009。此不详列。关于《启示录》的一般介绍,可以参看 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202-207页;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5-46页。

② 麦格拉斯:《基督教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③ 当然,这不是说《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没有慈爱的一面,尤其对他的选民,也不是说《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就没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尤其是对待法利赛人和不信者。

④ 1848年11月中旬天兄对洪秀全说:“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看来,此时洪、萧、杨等人已密谋起义了。见《天父天兄圣旨》,第10页。

题,有时也会涉及《劝世良言》,因为洪秀全最早是受到《劝世良言》影响才遇到基督教,然后才读到圣经尤其《启示录》的。

天使来接

《太平天日》说1837年三月初一洪秀全重病如死,^①进入异梦,“见无数天使自天降下,说接升天。又见穿黄袍小孩子至面前,见有像似雄鸡,高数尺,立于其前。”“俄而天使扶真主(洪秀全)坐轿,迤邐从东方大路而升。主在轿甚不过意。到天门,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斜视。”^②

“见无数天使自天降下,说接升天。”这接近于《劝世良言》说耶稣死后三天,“有天来神使退此大石,离开穴口,而救世主耶稣,果在死者之中复生活”。^③《太平天日》中洪秀全以为自己要死了,连后事都吩咐家人了。其情景跟耶稣复死复生类似。《太平天日》说“俄而天使扶真主坐轿,迤邐从东方大路而升”,这里的“东方”容易使人想起中国以“东”主生、光明之五行说,而在希伯来文化中,东也指太阳升起之地、光之源、天堂之所在,见《创世记》2:8。将来弥赛亚也是从东方来的。^④“穿黄袍小孩子”中,“穿黄袍”当然有中国特色,但“小孩子”则可能跟福音书中所说小孩子易进天国相关。如在《马太福音》18:3耶稣说:“朕诏告尔,若非感化,成如赤子,尔不得入天国也。”18:10又说,“慎勿轻忽一小子(小孩子),因朕诏尔,在天堂其神使者恒见在天父之面也。”^⑤所以,天堂

① 按洪仁玕的说法,“五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见《太平天国资料》(六),第841页。洪仁发、洪仁达则说,洪秀全三月初一子时上天堂,“越有两日下凡”,“复于初三四,我主又转高天,大战妖魔”,可见洪秀全失去知觉(在天堂)有两天,醒后又进入了不清醒状态,开始“战妖”了。见《太平天国印书》,第711页。

② 《太平天国印书》,第36页。本节以下凡引用《太平天日》均出自《太平天国印书》,第35-50页,尤其第36-42页。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③ 梁发:《劝世良言》(见《近代史资料》总39号)(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页。

④ “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78.

⑤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一)(以下简称续编一),第134-135页。

里有很多小孩子就不奇怪了。“像似雄鸡，高数尺，立于其前”的到底是什么？就是“雷”（霹雳），下面谈天上瑟箫鼓乐时再分析其《启示录》来源。

天堂光明之境

《太平天日》说：“到天堂，光彩射人，迥异尘凡，见无数穿龙袍角帽者咸来见主。”

《劝世良言》曾引用《启示录》22:5“在彼无夜，不需灯烛连日之光，盖神施赐伊等以光”。^①亦引《哥林多前书》4:20“盖神国不在言，而在德矣”说，“神天之国，即是天堂圣洁安乐之所，并无丝毫秽浊点染之污，乃光如太阳，明如月亮，清如琉璃，白如雪之花，没日夜之分，常如白昼一般，永远光明矣。夫如此清洁之堂，必要有如此圣洁之人，方能得居住之。”^②天堂的光明与《太平天日》中天堂“光彩射人，迥异凡尘”相似。

天廷

“到天堂……见无数穿龙袍角帽者咸来见主。”“后有天母迎而谓曰……”，“天母乃引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堂里还有天兄、天使、天嫂等人，他们相当于一个“天上朝廷”。

这跟《启示录》4:1-6所说的上帝宝座旁边围绕着二十四位长老、四个活物等相似。事实上，犹太人亦有天廷观念，只不过出于对耶和华的敬畏，他们（先知）一般不敢直接描述耶和華的样子，^③但像以赛亚这样的先知有时还是忍不住要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赛6:1）。洪秀全则没有任何神学和哲学顾忌，所以其描述是绘声绘色的。

至于基督的在天之廷，《启示录》3:20说：“朕所爱者，亦谴责之也，故当勉励悔罪。却朕立在门而叩，若听朕声而开门，朕将进

① 《劝世良言》（卷六），第88页。

② 《劝世良言》（卷五），第66页。

③ “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75.

内,朕与其、其与朕偕食也。然有人获胜,朕必赐之陪坐朕位,如朕获胜共父坐其位也。有耳者可听朕默启圣觐之旨也。”后来洪秀全批注说:“太兄在天,亦诏证有神父上帝在也。钦此。”^①可知洪秀全直到1860年还试图向人们表明,基督跟上帝在天上,他当年上天时一起见到过。

剖腹换心

《太平天日》说:“继传旨剖主腹,出旧换新,又将文字排列,旋绕主前,一一读过。后有天母迎而谓曰:‘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然后可去见尔爷爷。’朕身洁净,天母乃引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将剖腹说成是“取出心肝五脏,而另以鲜红簇新者放入”。^②

《劝世良言》引用《约翰壹书》1:9:“吾侪谢罪,神则诚实公平以赦吾侪之罪,及净我们去诸不义之处。”^③亦引《雅各书》1:20-21:“盖人之怒,非行神之义,故此弃诸污秽戏弄之事,而以谦逊纳接驳言,可能救尔灵魂者。”^④并对后一句有详解,认为如此“灵魂必得救”。这近似于《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被“剖腹换新”(亦合俗语“洗心革面”)。当然保罗书信对“新人”更加说了不少。如《歌罗西书》3:3-11所说:“故当灭在地之肢,即奸淫、污秽之情、恶欲、贪心即媚假神……乃脱旧性并诸恶行作,而该自新、加识、效造主之像为新人也。”^⑤

天书

《太平天日》说“穿龙袍角帽者”为洪秀全换了新心之后,将“文字排列,旋绕主前,一一读过”。

① 续编一,352页。

② 《太平天国资料》(六),第841页。

③ 《劝世良言》(卷五),第62页。

④ 同上,第63页。

⑤ 续编一,302页。

《启示录》10:8-11说：“曾所闻由天之声复语我(约翰)曰：‘来，到其立于山海之天使，接其手内之舒开之小书也。’就到天使，言曰：‘请以小书给我。’……天使语我曰：‘尔必再传道与多郭民长话音之前。’天使曰：‘可接且食之……’我遂接小书，向天使之手而食之”^①这里“吃书卷”，是指彻底消化、明白书卷上的内容。《启示录》3:5称基督提到他掌握有“生命之簿”，在17:8天使也提到“命簿”^②。《启示录》22:10-12提到天使交给约翰书之事，《劝世良言》曾加以引用：“(神使)其语我曰：‘勿印封此书预说之言，盖当时将近。故不公道者，任他仍为不公道。污秽者，任他仍为污秽。……夫我速来，并我报应同带我，以给各人依其如何行为而赏罚之。’”^③《劝世良言》卷九“论世界尽末审判世人之日”亦说“斯时则有神使展开各善恶之书卷，以令众不敬畏神父之人，可知认自家的恶言恶行”。^④可知天使所展开给先知(约翰)看的书是关于世人善恶，以作赏罚凭据的。据《太平天日》洪秀全刚进天堂时所读的“文字”与此类似。

生命河与生命果

《太平天日》说：“后有天母迎而谓曰：‘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这里是什么河？

《太平天日》在后面描述洪秀全于天上战妖时，称“主有时战饿，其天母及众小妹摘高天甘果界主食，其色甚黄，其味甚香。”这

① 续编一，第357页。这里“小书”不同于《启示录》5:1所说的七印封书。七印封书是基督从上帝手里拿到，而这里是从天使手中拿到。小书卷中的内容不太重要，也不是密封的，而是公开的。《启示录》11:1-13亦提到一位“大力的天使”“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参见“The Apocalypse”，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80。

② 续编一，第351页，363页。和合本为“生命册”。

③ 《劝世良言》(卷六)，第88页。梁发所用为马礼逊译本。洪秀全所用郭士立译本为“时节临近，故不须印封此书之预言矣。不义者必仍不义，污秽者必仍污秽……主必速至。且带报应，赐与各人随其行作矣。”(续编一，第368页)

④ 《劝世良言》(卷九)，第140页。

里是什么果？

《劝世良言》曾引用《启示录》22:1“且其示我看生命水之净河，明如水晶，从神与救主之座而出。于其街之中，于河之两旁，有生命之树，结十二样之果。每月而结之，又树之叶为医诸国而用也”，^①显然，《太平天日》天母洁净洪秀全的河是生命河，而她递给洪天王的果则是生命果。

上帝抱怨世人沉溺拜偶像反不敬畏他

《太平天日》说：“天父皇上帝悲诏曰：‘尔升来么？朕说尔知，甚矣凡间人多无本心也。凡间人谁非朕所生所养？……如何凡间人享朕福，多瞞昧本心，竟无半点心敬畏朕？甚为妖魔迷惑，耗费朕所赐之物，以之敬妖魔，好似妖魔生他养他。殊不知妖魔害死他，缠捉他，他反不知，朕甚恨焉，悯焉！’”

梁发《劝世良言》多处谴责世上之人不仅不敬畏真神，反而到处拜妖魔。^②更有甚者，梁发创造性地将听闻福音而不信从者比成听皇上圣谕而不遵守。他说：“若虽听福音救世之道，明知其义，乃不肯弃除自己旧日之恶端，偏要贴从风俗之规矩，跟从众人之私意而行，如此即是越积恶意，陷害自己宝贝灵魂之至矣。盖不知不闻救世福音真道之时，固不能信之，罪有可容。且已听之，而明知之后，又不肯信众之，罪则加倍矣。……正如皇上降下圣谕一般，颁行于天下各省之内，人人俱要遵守而行。若有犯之者，必惩治其罪。……神天上帝，乃系万国之主，各皇之皇，降下福音圣谕，令圣人敬信遵守而行之，乃不肯遵守之，尤反违逆之者，岂

① 《劝世良言》(卷六)，第88页。1860年钦定本为：“且指我看生命水之清河，皓如水晶，由上帝暨神羔之殿流出。在街路之中，江河两边，有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每月结果，其树之叶，可用医诸郭之人矣。”见续编一，第368页。

② 如卷一“论世人迷惑于各神佛菩萨之类”，第2-10页；卷二“论问鬼之邪妄”，第25-30页；卷三“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第37-39页，第43-44页；卷八，第111页；卷九“总辟各样邪术异端”，第137-139页。

无罪乎？故我们世人敬信之者则为福，拂逆之者，自召祸矣。”^①洪秀全眼中的皇上帝如此抱怨，可能跟梁发的“皇帝诏谕喻”有关。

当然在圣经中，谴责人们不敬畏真神而拜偶像的地方非常多。《启示录》的一个主旨就是强调要信真神而不要拜偶像，尤其拜皇帝。9:20说：“其剩余之人虽不毙于此祸者，亦不悔其手所行，不免服事魔鬼、金银铜石木等神像、所不能见闻行也者。其人亦不懊悔其凶淫、邪术、偷掠也。”^②

从高天俯瞰人世

《太平天日》说，上帝携洪秀全俯览全世界：“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携主在高天，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一一指主看明；又将其手降赐，凡间妖魔即冒功劳，亦一一指主看明。”^③

梁发《劝世良言》卷三引用了《诗篇》33:13-15所说：“神爷火华从天视下，其看着世上之诸人子，从其所居之所，其看着住地之众人，其造伊等之诸心一个样，其念着伊等之诸行作。”^④

有些学者如史景迁教授认为，这里居高临下俯览全世界的场景跟《玉历之宝钞》(Jade Record, *Yuli zhibaochao*)里面所说的阎罗王之“望世塔”(Tower to View the World)相似，^⑤这是错误的。首

① 《劝世良言》(卷五)，第71页。

② 续编一，第356页。

③ J. Foster 在其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April, 1951) 提到了《太平天日》有三处文字——即天父悲痛世人瞞昧本心、天父授以宝剑、从天上俯览全世界——来自梁发《劝世良言》。可参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猛进书屋,1958)“宗教篇”，亦参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53页。

④ 《劝世良言》，第44页。梁发圣经版本为马礼逊本。《劝世良言》卷八亦有这样的话：“神爷火华说：我止以近处为神乎，而非为远处亦为神乎？又神爷火华曰：人可在密处自匿，致我不见他乎？”见《劝世良言》，第109页。

⑤ J.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39-40, 338. 另，《集说诠真》引《玉历钞传》和《阎王经》说：地狱“第五殿，阎罗王天子包……凡解到此殿者，押赴望乡台，令之闻见世上本家因罪遭殃各事，随即推入此狱，细查曾犯何罪，再发人诛心十六小狱，钩出其心，掷与蛇食。受苦满日，令发别殿”。转引自黄伦生，《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中国巫术文化探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先洪秀全去的不是地狱,而是天堂,无论是《太平天日》、《天兄圣旨》、《太平天国起义记》还是《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都说天堂;其次阎罗是在地狱世界,不像皇上帝是在高天;第三《太平天日》等文献中并没有提到塔、楼;第四,圣经中说上帝从高天鸟瞰人间的句子甚多,如《诗篇》14:2-3就说:“耶和華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为皇上帝儿子的洪秀全自然会跟着皇上帝一道从高高的天堂来俯瞰人世。史景迁教授将洪秀全异梦跟花县当地阎罗观念挂钩,使他对洪的异梦的理解出现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他所说的洪秀全“天空之战”(Sky War)^①并非原来的梦境,而是多年后被“回忆”出来的,它模仿和袭用了《启示录》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已经过了“基督教化”,因而跟当时传教士传给中国人的基督观、末世观乃至千禧年主义相关联,而不是跟中国传统的阎罗和地狱观念有关。

神魔关系

在《太平天日》中,洪秀全对皇上帝提出一个疑问,为何皇上帝有权能诛妖却不灭掉他们呢?皇上帝的回答先是“暂容他们作怪一阵,然后收他,难道他们还走得朕手段?”后是“若即收他(老妖),许多被他食之灵魂无救矣,况污秽圣所,故暂容他命。”《太平天日》如此处理皇上帝与撒但的关系(前者没有完全消灭后者,且二者还共处一地),可能跟《启示录》中神并没有灭绝魔有关,也可能跟《旧约》中的神魔关系有关。如《约伯记》1:6-8就记载:“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耶和華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②《撒

^① J.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chap. 4, "Sky War", 34-50.

^② MacKenzie, "Job",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1, 514. 释经者说,这里的“撒但”尚未成为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里的那个 devil(魔头),而是敌对者(非专名),是上帝派来监听人们的坏言行,向上帝告密的上帝之仆(相当于中国民间宗教中的灶王爷)。

母耳记(上)》也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中来扰乱他。”因此一些学者推测，撒但形象或许是在伊朗二元论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但由于犹太教传统上以上帝为唯一神，因此就变成了一种“温和的二元论”，即上帝成了一种“对立的统一”，其中也包括“邪恶”。^①这种思想后来在犹太教神秘主义里面得到极大发展。

关于撒但的来源，如前所说，一些神学家认为，撒但本是天使长，因为骄傲不听从上帝命令，带了一班天使反出天堂，才成了“妖魔头”。所以洪秀全在这里要说到天堂里也有妖魔。

《启示录》中撒但虽然为恶，但上帝一直没有彻底消灭他，只是到了第20章才将他扔在火湖里受永苦。为何皇上帝不灭了撒但和陷溺于拜偶像的世人呢？这里亦隐含着撒但是灵，以及神正论中的自由意志辩护。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即上帝为何不灭罪人做了一个解释：“世上之人，如此恶逆，本该受灭之。而神天不忍就灭尽，乃仁爱怜恤世上之人。致赐其子降生世上，卑屈为人，将救世福音之道，宣讲教训世上之人，开导善义之路，复归于正道之上。”^②就是说，上帝认为让人自愿选择信，好过强迫他们，故而派出基督让人能有自由选择。

孔子受鞭挞

《太平天日》讲到孔丘欲随妖魔头逃跑，被洪秀全和天使捆绑，在基督面前受鞭挞。这么做是因为他的书“多错”，把人“教坏”了。^③错在哪里呢？皇上帝说，孔丘的书“致凡人不知朕，尔声名反达于朕”，“连尔（洪秀全）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但惩罚到此为止，“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① 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世界宗教理念史》(卷二),台北:商周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② 《劝世良言》(卷五),第61页。

③ 其互文可见《天父天兄圣旨》,第7页。

这使人想起《劝世良言》卷八中论书籍的一段。在那里,梁发说:“那些做生理为书坊店铺之人,发卖书籍,售卖四书五经各样之书,以及诸史百家之典,固是正经生理。但兼卖那邪淫小说,荒唐小传,与及淫词艳曲,若卖这样小书的人,实是教人作恶,诱人学邪,陷害少年子弟不少。”^①在梁发看来,“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儒生拜文昌、魁星即是。^②不过总体而言,梁发痛批的是各种佛道及民间偶像,对孔子还比较尊重。洪秀全则因为科举不第,对孔子很不满。

《太平天日》对孔子如此处理,也可能跟《启示录》第13章有关。《启示录》第13章提到两个兽,它们具有欺骗性。一兽“得口嘴可述大情褻渎”,“开口褻渎上帝,妄言神名及神堂与住天上之人也。又且容之战胜圣徒。亦得管辖,管诸族民话音”,一兽“有能赐活前兽之偶像,致兽像能言,使不拜兽像者服诛也。其亦使众大小、富贵、贫贱、自长、奴仆等,在右手额上各受印号。”^③在洪看来,孔丘的书也具有欺骗性,“凡间妖魔即冒功劳”,叫人们崇拜三皇五帝文王甚至他自己,不拜真神,长久下去便忘了真神,故应该贬斥之。这里实际上是将孔子与皇权联系起来,他们一起对拜真神者构成压迫力量。

天战(war in heaven)

说到洪秀全与妖魔大战时,《太平天日》说:“当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命主(洪秀全)战逐妖魔,赐金玺一,云中雪一,命同众天使逐妖魔,三十三天逐层战下。其跟随妖魔头走之兄弟姊妹逐一捉回高天,其有奸心帮妖魔头及偷闯之妖魔仔逐一驱赶。驱赶甚,妖

① 《劝世良言》(卷八),第111页。

② 《劝世良言》(卷一),第3-4页。

③ 续编一,第360页。第一兽指罗马世俗政权,它叫人拜罗马皇帝为神,第二兽则是假先知,指罗马宗教人员,他们叫人将皇帝当上帝崇拜。二兽都跟世俗皇权连在一起。“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83-484.

魔头同这妖魔仔回头同主战,但势不能抗主。那时有天父上主皇上帝作主,妖魔虽诡计百出,总一一被主破尽。”洪秀全在1837年做梦时并未接触基督教,而他在四十来天的大病期间,旁人看到他持剑和印战妖,^①剑是战斗的武器,可以理解,印则象征他有神力支持,不怕妖魔。在接触到《劝世良言》和圣经后,洪秀全按照圣经模式来“规范”他的梦中战妖异象,将之“基督教化”。《启示录》中恰好有战妖斗魔的大量场景,因此在写作《太平天日》时,他便加以引用和借鉴。

上引《太平天日》战妖段落对应于《启示录》12:7-9:“当时天上有战,米迦耳并本天使战龙,且龙并其使役打战,但不胜,致天上无处可着也。遂逐出大龙,即其老蛇,亦称魔鬼,即阎罗妖,诱惑全世者,与彼本使被逐落地也。”^②以及12:12:“故诸天钦及居天上者可喜乐,惟居山海者祸矣,因魔鬼降临尔间,自知时日不久,故大生怒矣。当下龙见已逐落地……”^③

《太平天日》战妖场景和《启示录》战妖场景的对应,对于我们理解洪秀全的“斩邪留正”暴力宗教革命的思想来源,以及近代新教传教士将基督教世界与异教世界的不同视为“上帝国”与“撒但国”、“光明”与“黑暗”之斗争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洪秀全1847年初到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时,只是想当一名基督徒,一个传道者,但他到广西后,逐渐变成了一个暴力革命者,这除了跟当时上帝会受迫害的形势有关外,尚跟洪秀全对《启示录》二元对立世界观的解读有关。

米迦耳是以色列的保护天使和保卫者之一(但10:12-21;12:1),他会将以色列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尤其在末世之时。在但以

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载《太平天国资料》(六),第842页。

② 续编一,第359页。原文中没有“阎罗妖”,该词是洪秀全为了让信众理解特意加上去的。

③ 续编一,第359页。

理之后,米迦耳是以色列遗民——义人团体的保护者。米迦耳战胜古蛇(即《创世记》3:1的蛇),其胜利是上帝的,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以上帝为后盾,故与古蛇相战,蛇必败而他必胜。^①

在《太平天日》中,洪秀全把米迦耳替换成了他自己,在皇上帝和天兄等人的支持下,洪秀全也将古蛇撒但赶出了天堂。有全能天父和天兄,洪秀全的胜利是必然的,对此他充满了信心。

把妖逐到地狱及其数目

《太平天日》说洪在天父天兄和众天使的帮助下,将妖从天上赶到地下,令妖慑服,“遵命落十八重地狱不敢作怪者三分居二焉”。

这与《启示录》1:18基督所说“朕执阴间并死之钥也”^②有关。那么为何是三分之二?恐怕是因为《启示录》12:4说“其(大红龙)尾拖天星三分之一,掷之于地”(撒但带走了天使三分之一从天上墮下)^③,但亦可能跟9:15说天使“杀死世人(指拜偶像者)三分之一”有关。^④杀死三分之一后,仍然“不悔其手所行,不免服事魔鬼、金银铜石木等神像”的“剩余之人”^⑤当然就只有“三分之二”了。从这个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出洪秀全写作《太平天日》时受到了《启示录》的影响。

关于洪秀全喜好引用这类具体数字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此语即抄自《孟子·尽心上》的“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① “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83.

② 续编一,第350页。

③ 《以西结书》28:16-7说:“基路伯啊,……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将它与《启示录》12:4结合起来,就能解释为撒但带领三分之一天使反叛上帝,从天上墮下。参殷保罗(Paul P. Enns):《慕迪神学手册》,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第284页。

④ 续编一,第356页。

⑤ 同上。

玺与印

《太平天日》说：“天父皇上帝命主战逐妖魔，赐金玺一，云中雪（指剑）一，命众天使逐妖魔。”剑在圣经中亦有，金玺却似颇具“中国特色”。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玺因为是帝王之印，跟皇权连在一起，象征大能，所以衍生出了镇妖的作用。^①那么，洪秀全的《太平天日》是不是将玺民间宗教化了呢？我们来看他是如何用到“玺”这个词的。《太平天日》说：“主与妖魔战时，天父皇上帝在其后，天兄基督亦在其后执金玺照妖。妖不能害主，且妖不敢见金玺，见金玺即走。”这里“照妖”跟民间宗教中“照妖镜”似乎很像。那么，洪秀全在这点上是不是“民间宗教化”了呢？

《劝世良言》曾经摘引保罗《以弗所书》第6章中著名的“属灵争战”段落：“汝等当因救主且厥德之力，坚毅，执著神之全军器，以能立住敌魔鬼之诡计。盖吾侪战斗，非与血肉，乃与群宗，群能，与此世黑暗之长也，与空中恶风。是故汝等当持神之全武器，以能敌于恶日，而保全立止。……”^②基督徒可以持武器与魔鬼相斗^③，这对洪秀全有很大影响。《启示录》提到与撒但势力战斗的天使有多种武器，如剑、镰刀等。

再来看玺。其实，玺虽颇有中国特色，圣经中亦非没有对应物，且其重要性比在中国民间宗教中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古代中东，物主习惯在其财产上打上指环印（the seal of their

①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二章之“刚卯与印章镇术”一节。

② 《劝世良言》（卷九），第128页。此处圣经为马礼逊译本。《钦定前遗诏圣书》则为郭士立译本：“兄弟乎，在主加力，以得其权能也。当穿上帝所赐全盔甲，则可抵挡魔鬼之诡谋。盖我所战者非骨肉也，乃侯长、管辖此暗世之官宪，高峻处之鬼恶也。故当穿上帝所赐之盔甲，则凶日之时，尽成挡住矣。”见续编一，第295页。

③ 这种持械与魔相斗的场面《启示录》中不少，如20:1提到天使“有深渊之钥，手执大链”，缚住老蛇千年。续编一，第366页。

ring),表明该物归其所有,受其保护。《出埃及记》12:7-14,《以西结书》9:4都提到上帝给其子民打上记号(但非指环印),以得到保护。谁有“永生上帝的印”谁就是上帝的产业(林后1:22;加6:17;弗1:13;4:30)。^①《启示录》多处提到“印”,如13:16-17;20:4提到“印号”,拜偶像者身上(如右手和额上)打有“兽印号”,^②而拜上帝者身上则打有上帝的印号,象征着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体。

在《启示录》7:1-4中,郭士立译本将印译为“玺”(上尔下金),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印的象征学”。那里说:“此后我看四位天使,立于地之四极,执地之四风,免吹山海诸木也。又看别位天使由东边起,手执自活上帝之玺,^③对四位天使准害山海者厉声呼曰:‘勿害山海树木,待印我上帝诸仆之额。’我闻受印之数,即以以色列族各宗派中有印十四万四千人矣。……”^④能被打上上帝印记,即表明已归神所有,是上帝圣徒,不会再受伤害。这与“兽印号”表明属撒但刚好相反。所以玺印的价值不在它本身,而在其在“神魔斗争”中的象征意义——某人属神还是属魔,是归“上帝国”还是归“撒但国”,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它跟整个末世学连在一起,是太平天国作为“天国”、“神国”跟“撒但国”、“清妖”斗争的主旨所在。洪秀全极端重视玺、印、号,在玺上都要刻天父天兄天王之名,虽然脱不了中国传统的皇权思想,但主要还是与其借以起家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有关。

妖魔变化多端

《太平天日》说妖魔“其妖头甚作怪多变,有时打倒地,倏变为大蛇矣;又将大蛇打倒,倏又变为别样矣,能变得十七八变,虽狗

① “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78.

② 续编一,第360页,366页。

③ 英文为“The seal of the living God”,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78.

④ 续编一,第354页。这里的“十四万四千”就是被后来“耶和華见证人”等教派认定的最终得救的真正圣徒的数目。

虱之小亦能变焉”。

这跟《启示录》中所说丰富多样的致灾害虫及撒但的变形有关,如9:7所说的蝗虫(它的形状像马,脸像男人,牙齿像狮子,尾巴像蝎子……),12:3所说的大红龙,13:1所说的“十角七头”兽(它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13:11所说的另一个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的兽,等等。至于“狗虱”,它可能跟《出埃及记》7:16-19中提到的耶和華降给法老的“虱灾”有关。

天上琴乐与诗书

《太平天日》说到,洪秀全在天上度过了一些时候,由天父天兄亲自教他唱诗读书,“其高天众小妹亦时或陪主读诗书,琴箫鼓乐,快活无穷”。^①《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亦说,天父天兄差天兵接洪秀全上天堂,“此时见天上琴箫鼓乐来接,雷亦到面前,似雄鸡样”。奏乐时有琴箫鼓乐很正常,为何要加上一个声音难听、不那么协调的雷呢?这显然跟《启示录》14:2-3相关:“我闻天上有响,如多水滔滔之音,如雷霹雳之声,我亦闻弹琴者弹琴之声也。其咏新诗神殿之前……”^②如此,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理解《太平天日》前面所说洪秀全被天使和小孩子接上天时,那个“像似雄鸡,高数丈”的东西是什么了,原来就是雷。洪秀全把雷跟琴箫鼓乐连在一起,与他读《启示录》有关。

天父为何要教洪秀全读书呢?在《太平天日》中天父的解释是:“为爷教尔多读些诗书,后作凭据,尔仍要下凡也。尔若不下凡,凡间人何能得醒,得升天堂乎?”《启示录》第5章说上帝右手中的书卷只有基督能够打开。《启示录》5:1说:“我(约翰)看坐殿之位右手有书,内外有字,七印封密。”只有基督(神羔)能“披其书而

① 1848年9月的《天兄圣旨》提到:“天王在萧玉胜(萧朝贵父亲)家,常教杨宣娇(萧朝贵之妻)读天父诗。或字眼不变,天兄基督下降,教二人读焉。”参《天父天兄圣旨》,第4页。

② 续编一,第360-361页。

看之”，当神羔接过书时，“四生灵及二十四长老辈并伏神羔前，各有琴瑟……又诵新诗曰：尔堪接书开其封印……”^①

在《启示录》中只有基督能拆读上帝的封印书卷，在《太平天日》中，作为二弟的洪秀全由天父和天兄亲自教导背诵“天书”。正如封印书卷预示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结局一样，洪秀全所读所背的“天书”，也将在尘世的历史中展开。

天嫂、天妈、天妻与天兄天弟

我们在《天兄圣旨》中读到天嫂和洪秀全的天妻正东宫的出场。^②《太平天日》中提到天嫂劝止天兄对洪秀全发怒、天母及众小妹出力帮助洪秀全战妖，由于《太平天日》是在同一时期“诏明”的，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关于“天嫂”的想象，来自于洪秀全对《启示录》的误读。麦都思 1853 年对文翰从天京带回的书籍进行翻译和评论。关于洪秀全的“天嫂”，麦都思说，基督常自比为“新郎”（太 9：15；25：1-13），施洗约翰也曾如此形容基督。这两段经文都没有明说“教会”为新娘。洪秀全可能会从字面理解，以为基督结过婚。另外，《启示录》19：7-8 说：“可欢喜畅乐，恭敬之，因神羔之婚姻时至，且其妻自备矣。”^③21：9 说：“我将给尔看新娘，即神羔之妻矣。”^④西方人当然知道这只是比喻，但对于新皈依的洪来说，却可能将之理解为羔羊（基督）真的娶妻了。麦都思这话发表于《华北先驱》162 号，出版于 1853 年 9 月 3 日。看来他对洪的理解是准确的。洪秀全在数年后（1860）批注《启示录》21：9 时说：“神羔之妻，就是天嫂。朕上天时见过多少。今天嫂亦下凡，呼朕为叔也。”^⑤

① 续编一，第 353 页。

② 《天父天兄圣旨》，第 10-12 页。

③ 续编一，第 365 页。

④ 同上，第 367 页。

⑤ 同上。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第 1961 页。

尽管洪秀全对《启示录》的批注本是在1860年钦定本印行时才出现,但由于“天嫂”的出处只可能是《启示录》中的“神羔之妻”和福音书中这类不多的几个比喻,因此,从《太平天日》“诏明”于1848年冬天,而同一时期《天兄圣旨》中洪、萧二人已有关于“天嫂”的对话,^①我们可以肯定,洪秀全1848年冬写《太平天日》时阅读和参照了《启示录》。

既然天兄基督有妻子,那么作为天弟的洪秀全在天上自然也有妻子,这样,我们就在太平天国文献中看到许多涉及洪秀全天妻的字眼,在此不赘述。从神学逻辑上说,天妻是从基督有妻子推出来的。

那么天妈又是怎么回事呢?在钦定本《启示录》第12章关于妇人怀孕生产、大红龙要吞吃其小孩的旁边,洪秀全写了很多字,说他就是这个妇人(亚妈、这妈)所怀之子。这段批注非常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1860年洪秀全神学的一个体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我们找到早期(1848年)上帝教由严格的一神论经过三位一体观“变异”成为“神圣大家庭”的一个文本根据。

这一章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启示录》12:17,它说:“龙遂怒妈,往战与余剩之苗裔、所守上帝之命,亦有耶稣基督之证者也。”^②这句话的和合本为:“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显然,在洪秀全看来,这个妇人的“其余的儿女”无疑是指他跟天兄耶稣及地上的东王西王等几个兄弟。^③我们知道,“天父”是1848年(阴历)三月三日

① 1848年11月下旬“天嫂”首次“下凡”,见《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页。

② 续编一,第360页。在批注中,洪秀全似乎表达不清,他和基督、萧、杨等人是由天父元配所生,还是由这个妇人所生?是否他可以数次下凡,为不同的妈所生?

③ 一般认为这里的妇人指教会,其余剩之苗裔(the rest of her offspring)指教会的成员。但中世纪也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妇人是指圣母马利亚。见“The Apocalypse”, in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482-483.

下凡的，“天兄”是九月九日下凡的，天父天兄天王的家庭地位基本确定了。但是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在地上的兄弟排位是何时确定的呢？1849年正月十六日天兄下凡时，天王首次提到“去岁十二月中旬，我同杨秀清胞弟、萧朝贵妹夫等到贵县……”^①这正好出现于《太平天日》写作前后以及洪秀全阅读和参考《启示录》前后，不是偶然的。它们是由于洪秀全对《启示录》的误读才出现的。

由此可见，引起传教士指责和咒骂的亵渎上帝的“天妈”、“天嫂”、天兄天弟这些“神圣大家庭”中的人物，竟然都主要来自洪秀全对《启示录》的误读！

新天新地的千禧年主义

基督必快复临的紧迫感

上文表明了《太平天日》和《启示录》之间存在着文本的对应。不过更重要的是《太平天日》在精神上所受《启示录》的影响。

《启示录》因为是在基督徒受到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时写成的，故作者强烈地表达了基督徒对基督复临的盼望，对上帝国尽快降临的渴望。基督复临时，将与撒但展开大战，七印、七号、七碗之灾象征着战斗的场面和灾祸，最后撒但被击败束缚，基督实行审判，圣徒和信上帝者得永生，敌基督者和拜偶像者将受永刑。这是正义的得胜，正义里自有复仇的因素。

《启示录》里充满了基督对圣徒许诺的自己很快就回来的许诺。3:11说：“朕却必速至，惟尔恒执所有者，免人夺尔冕旒也。”22:12说：“主必速至。且带报应，赐与各人随其行作矣。”22:20说：“其证此情者曰：‘诚然，朕必速至矣。’心正愿此，请主耶稣基

^① 《天父天兄圣旨》，第13页。

督来矣。”但是基督虽然说“我必速来”，具体何时来却未明言，只是叫圣徒们时刻警醒，因为“然若不醒，朕必临汝如贼，但尔不知朕临汝之时矣。”

基督的再来是怎样的情景，并意味着什么呢？

基督来时，“主却必乘天云而来，万眼必仰之，刺主者将观之也，且地之万族将哭之也。”(1:7)因为这是赏罚分明的时刻，打有上帝烙印的将与基督一起坐席，“然有人获胜，朕必赐之陪坐朕位，如朕获胜共父坐其位也”(3:21)，这种位置不只是在灵性上说的，还很容易让人觉得基督是在地上带领圣徒为王。如5:9说：“其又诵新诗曰：‘尔(羔羊基督)堪接书开其封印，因汝见害，以本血赎我归上帝由诸音类、郭民，又立我为君长、祭司，属与上帝，治理地上。’”这是说基督让圣徒在地上为王。第20章更说到千禧年之事：“我看列座并坐上诸位以审判托之。遂看灵魂素缘证耶稣基督及因上帝之道受斩、总未拜兽与其像、未带其印号手里额上者，此等生活，与基督管理千年矣。……乃必为上帝、基督之祭司，共治理千年矣。”由于基督与上帝一体，故基督作王也就是上帝作王，基督治理也就是上帝治理。尽管现代解经学一般将《启示录》中这些基督为王的话视为末世论，但无疑《启示录》继承了先知书和《但以理书》后半部分的“人子”盼望、弥赛亚盼望，带有犹太人那种肉体的、现实的、地上的气息。恰恰在这点上，洪秀全抓住了这个弥赛亚盼望，并加入他自己(天王、上帝次子、基督弟弟)，宣称《启示录》中所说的这个圣徒、信徒焦急地盼望着的救世主降临了，那就是他天王洪秀全，并且宣称上帝和基督也会一起降世，帮助天王拯救人们。这里隐含了天父和天兄的“下凡”。至此，洪秀全的新“三位一体”论就完成了。

洪秀全很容易将《启示录》中基督与圣徒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说法跟随后关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句子联系起来。《启示录》对基督彻底战胜撒但后所建立的圣徒新世界没有少花笔

墨。21:1-5说：“当时我看新天新地，因初之天与初之地过去，后未有海，太平矣。我约翰看见圣城新也路撒冷，自上帝来，由天而降，齐备如新娘修饰为丈夫也。我闻天上大声云：‘上帝之堂今在人间。且上帝偕之住，其将为其民；然上帝偕之在，而为其上帝也。上帝将拭去诸目泪，并无死亡、忧闷、泣哭、疼痛，因先事已过矣。’”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呢？《启示录》甚至对它的物理存在做了一番详细描述（见21:11-21），东南西北各有3个城门，共12城门（象征12支派和12使徒），长宽各800里，城墙高达14丈4尺，显然是一个“山上之城”——难怪1847年8月洪秀全甫回紫荆山后便与冯云山等人（给上帝）写奏章，求天父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①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封闭的、不与外界往来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外部世界纷扰压迫的太平世界，一个只有圣徒才准入内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社会：“但凡染污凡行丑恶假伪者不得进彼，乃记录在神羔生命之书者可得进彼也。”（21:27）这与再洗礼派、清教徒的想法何其相似。由此可知，在上帝会酝酿建立一个纯洁的“天国”的过程中，《启示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末日审判及其结局

梁发的《劝世良言》对末日审判时信者与不信者截然不同的命运有着强烈而生动的描写。梁发对于末日审判、天堂地狱分途的强调，显然继承了18世纪、19世纪初英美基督教两次“大觉醒运动”的精神主旨，也正是它们激起了洪秀全初读《劝世良言》所讲大洪水、所多玛等上帝毁灭不信者故事时的强烈反应。

洪仁玕在《洪秀全之异梦》中生动描述了洪秀全当初与冯云山、洪仁玕等人一起读到《劝世良言》中上帝用大洪水毁灭全地等灾劫事件时的情景：“读至洪水泛滥，^②所多玛城之毁灭，^③及末日

① 语出《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印书》，第48页。

② 见《劝世良言》（卷四）第56-58页，“论洪水剿灭全世界之人物”。

③ 见《劝世良言》（卷五）第74-75页，“论天火烧灭两城淫欲男色女色之人”。

审判诸段，^①彼等皆生恐怖，不知此等灾劫果再临否？秀全行为尤为严谨，每与人讲话均显出真诚诚恳。”^②

关于末日审判，梁发在《劝世良言》可没有少说。卷八“论苍天厚地及万物于世尽日被火烧毁”谈到《彼得后书》3:10“神主审判之日将到，如贼在夜上，^③当时天以大声将消，日月星以大热将熔，地亦与凡被造在其上者，将被烧矣”，他说：“审判有大小两次。第一次小审判，系世上不拘何处之人，死了之后，灵魂即离开肉身，瞬息之间，神天上帝就审断其一生之事，或善或恶，即判定赏罚之。第二次大公审判之日，在于天地万物被火烧毁，世界穷尽之时，万国内所有各代善恶的人尸身皆复活，与灵魂结合聚集在一处，听候救世主耶稣逐一审断之。善者赏其更加福，恶者罚其永受苦。这是善恶之报应，大赏大罚之日。”^④

这些关于末日审判、信者不信者分别上天堂下地狱的观念，当然在《启示录》中有非常集中的表现。在洪秀全看来，一个神魔对立、黑白分明的世界就此形成了：上帝和撒但在宇宙间展开战争，人或者站在上帝一边，或者站在撒但一边，上帝终将战胜撒但，站在上帝一边的（有上帝印记的）将上天堂，在新天新地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享受永福，站在撒但一边的（有兽印的）则结局很悲惨，被放进地狱受永苦。在上帝、基督来临之前，世界上有激烈的、血腥的战斗，出现一系列灾祸和伤亡，随后上帝、基督和天王（他洪秀全）战胜妖魔，上帝与圣徒为王。（洪秀全用洪氏世代取代了一千年。）圣经，尤其《启示录》，所盼望的弥赛亚就体现在洪秀

① 本节行文中将引及，此处不赘。

② 《太平天国资料》（六），第849页。

③ 1860年，洪秀全在《赐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罗孝全诏》里对罗孝全说：“朕来乃是成约书，征验福音在斯乎。天国迩来今真来，哥至如贼确不诬。”表明他对“基督复临如贼至”这个典故是非常熟悉的。

④ 《劝世良言》（卷八），第113页。亦见卷九“论世界尽未审判世人之日”，第139-141页。

全及幼主等人身上。他们像犹太人的王大卫和所罗门一样,组成了一个世俗的神权国家。

从1860年出版的钦定版圣经批注中能看出洪秀全对《启示录》弥赛亚主义的态度和利用。它们虽然比《太平天日》“诏明”的时间晚了十二年,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洪秀全早期的思想轨迹。尽管不知道洪秀全批注圣经时参考过什么解经著作,但无疑他很清楚圣经中的“应许与实现”(promise and fulfillment)模式。正如《新约》作者们用《旧约》中的经句“证明”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一样,洪秀全也用《旧约》和《新约》中的经句来“证明”不仅上帝和弥赛亚都来了,上帝的次子和弥赛亚的弟弟洪秀全也来了,他来乃是为了执行上帝和弥赛亚未完成的心愿,使上帝的旨意畅通无阻地在人间实行,就如它在天堂得到实行一样——“在地如在天”。

《启示录》2:12-13提到:“然有人获胜,朕将立之为柱于朕父上帝之殿,尚不出外。并在此柱上,朕必刻铭朕父上帝之名与朕父上帝国名,即由朕父上帝自天降下之新也路撒冷即天京,[并]朕新名也。有耳者可听朕默启圣觐之旨也。”在此章洪秀全批注:“今太兄至矣。天朝有天父上帝真神殿,又有太兄基督殿,即刻上帝之名与基督之名也。由天父上帝自天降下之新也路撒冷,今天京是也,验矣。钦此。”^①

千禧年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应验

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都持守千禧年主义。千禧年主义分为前、后千禧年主义,前者认为人性无可救药,只能等待基督复临,带领人过一千年太平日子,然后进入新天新地。后者认为人性可逐渐改善,社会能逐渐进步,基督徒应努力将福音传遍地球,

^① 续编一,第351-352页。对天父、天兄下凡、天国建立于地上得到“验证”的批注,亦见洪秀全对《启示录》6:12-17第六印揭开时情景的批注,11:15第七天使吹号时情景的批注,见续编一,第354页,358页。

一千年后等世界建设好了,基督就会复临,带领人们进入新天新地。在18世纪、19世纪初英美两次“大觉醒运动”期间及之后,不乏一些人物和教派宣称基督复临,千禧年已拉开序幕,甚至末日审判业已开始。比如米勒(William Miller, 1782—1849),他是美国19世纪初基督复临(Adventism)运动的先驱之一,强调圣经预言,尤其相信圣经预言了基督复临。他于1818年指出,《但以理书》8:14所谓“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须被理解为在基督复临那天大地将被火净化,而神的一日等于世上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 I of Persia)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开始,基督复临将发生在1844年。经过几次调整,他于1834年出版了《关于1844年基督复临的圣经与历史证据》的册子,风行全国。他虽未具体指出哪一天,但限定了一个时期,即“1843年3月21日至1844年3月21日之间”。但到了1844年3月21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他根据犹太历来算,指出应该是1844年4月18日。但是到了那一天,仍旧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对此,米勒对公众道歉说:“我坦承我的错误,也承认我的失望;不过我依然相信,主的日子近了,甚至就在门坎边了。”然而米勒仍有一些追随者,他们相信基督的复临即将发生,但由于算法不准、对基督所临圣所的理解不准等原因,人们不能准确地预告具体日期,那些人组成不同的教会流派,就是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day Adventists)、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复临派基督徒(Advent Christians)、米勒派(Millerites)等。米勒自己至死都相信基督很快就会复临。^①可见在19世纪初的美国,基督徒们对“基督复临”的盼望之热切。在这种宗教氛围下,有人挺身而出,宣布自己是基督的先知,或宣布基督来到了人间,历史进入了“神治”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摩门教创始人小史密斯就宣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Miller-preacher\(2011-2-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Miller-preacher(2011-2-1)).

布自己是先知和使徒,见到了耶和华和基督,他们让自己在美国建立新耶路撒冷。又如多威(John Alexander Dowie, 1847—1907)和山得福(Frank Sandfor, 1862—1948)也宣称自己是先知使徒一类,基督很快将复临。^①

洪秀全和他的这些西方“洋兄弟”一样,也走上了狂热的千禧年主义道路。上帝会在广西时面临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洪秀全很容易接受并运用前千禧年主义解释当时的形势并指导今后的行动。在他的“天国”里,不仅基督复临了,天父也下凡了,后者还派出“次子”洪秀全做“天王”,三位一起共同实行“神治”,与信徒(太平军)一道为“王”,战胜妖魔(清妖)。这是典型的变异了的前千禧年主义“符应说”。

1860年,在《赐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罗孝全诏》里,洪秀全对他以前的老师罗孝全说:“朕来乃是成约书,征验福音在斯乎。天国迩来今真来,哥至如贼确不诬。在地如天圣旨行,三即是洪认得无?……浸水虽义火更义,人火以火必经试。哥偕圣神火俱临,爷哥朕幼同御世。……孝全认得尔主、尔神、尔爷、尔哥来否?……天上地下有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上帝天国天堂降临人间,举世尽归爷哥,其国靡既,醒否?信否?”^②显然,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业已实现了他这位老师的“前千禧年主义”盼望,老师应该加以承认。

所以,他才会著名的《启示录》第20章神魔之战所说“又迷惑之魔鬼已投烧炎交硫磺之湖,其兽、伪士所在之处,永受酷刑,昼夜靡暨矣”批注:“今蛇兽被天亮烧灭,验矣。钦此。”^③在第21章“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旁边写道:“在地如在天,约翰

① Allan Anderson, *A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4, 31-33.

② 《洪秀全集》,第205页。

③ 续编一,第366页。

所见是天上大天堂,天上地下一样,新也路撒冷今天京是也。上帝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作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今在人间,验矣。”^①

综上所述,1848年冬天洪秀全在写作《太平天日》,叙述其早期“革命经历”时,因应当时广西社会的环境和上帝会内部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重点参照、借用了《启示录》,用《启示录》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他1837年的异梦,并预示和指引他本人及上帝会以后的行动。《启示录》作为圣经之一卷,给了他勇气去“斩邪留正”,发动暴力革命。

作者周伟驰,湖南常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术专长为教父哲学、中世纪哲学和当代宗教哲学,近来学术兴趣转向中国基督教思想史。近期著作有:《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2005)、《彼此内外》(2008)、《太平天国上帝教民间宗教化了吗?》(《宗教人类学》第三辑,2011)

① 续编一,366-367页。